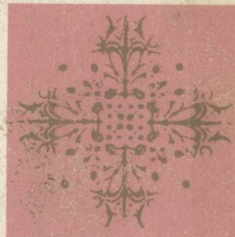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全集



世界文豪书系



河北教育出版社

3

世界文豪书系

屠格涅夫全集

第3卷

·前夜·
·父与子·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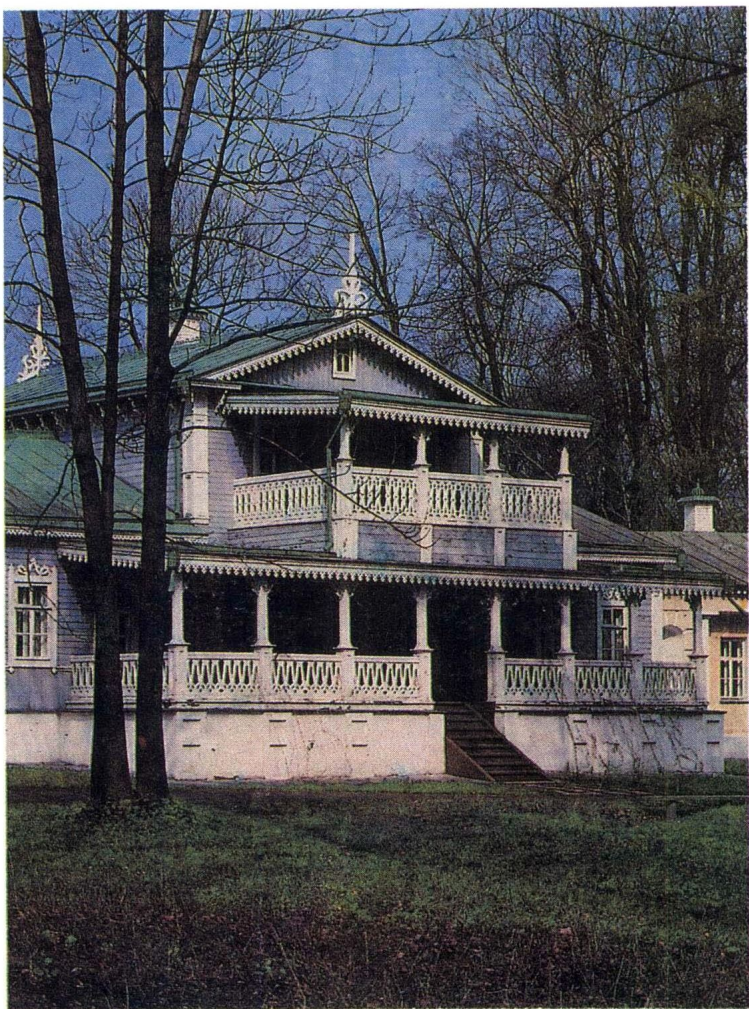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全集

猎人笔记	力 冈 译
罗亭·贵族之家	徐振亚 林 纳 译
前夜·父与子	智 量 磊 然 译
烟·处女地	徐振亚 冀 刚 译
木木(中短篇)	南 江 冯 加 译
初恋(中短篇)	沈念驹 冯昭珩等 译
幽灵(中短篇)	张会森等 译
春潮(中短篇)	沈念驹 宋昌中等 译
村居一月(戏剧)	沙 金 陈恩冬等 译
诗·散文诗	朱宪生等 译
文论·回忆录	张 捷 译
书信	张金长等 译



屠格涅夫

(1859)



斯巴斯科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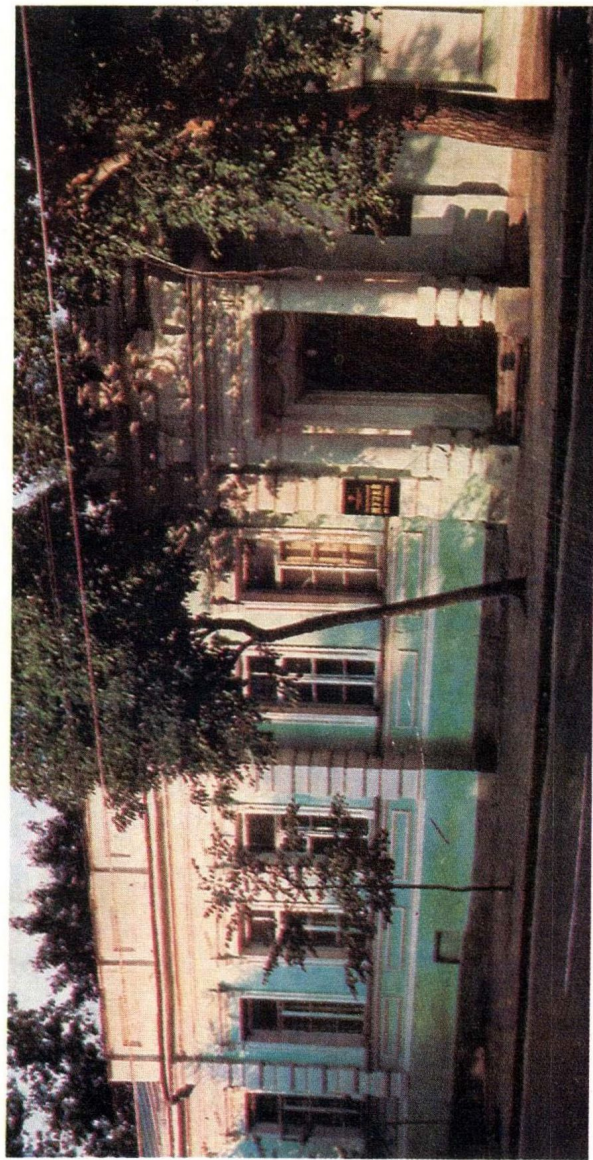
（《前夜》和《父与子》都完成于这里）



斯巴斯科耶一隅



屠格涅夫写字台上的《现代人》杂志



奥廖尔的屠格涅夫纪念馆

目 录

• 长篇小说 •

前 夜 (35 章) 智 量 译 (1)

父与子 (28 章) 磊 然 译 (191)

前 夜

智 量 译

* 最初刊载于《俄罗斯导报》1860年第25卷。作者于1859年6月在法国维琪开始动笔，同年10月在故乡斯巴斯科耶完成。不过，早在1853年或1854年，屠格涅夫就有了关于《前夜》的最初构思（详见1880年《长篇小说集》序言）。

《前夜》面世后，引起批评界的巨大反响和激烈争论，争论的中心是作品的思想。屠格涅夫甚至为《现代人》杂志发表了杜勃罗留波夫评论《前夜》的著名论文《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而退出了该刊。但作家后来也承认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在当年众多的文章中是“最优秀的”。

自《前夜》起，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没有一部不引起批评界激烈的争论，这显然是与作家对俄罗斯迫切的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敏锐反映相联系的。

1

一株高大的菩提树的浓荫下，莫斯科河岸上，离昆卓沃不远，1853年夏日酷热的一天里，两个年轻人躺在一片草地上。一个看来约莫二十三岁，高身材，黑皮肤，尖而微钩的鼻子，开阔的前额，宽宽的嘴唇上含着矜持的笑容，仰面躺着，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远方，微微眯起他一双灰色的小眼睛；另一个俯身趴着，两只手托起他淡黄色鬈发的头，也在注视着远处的某个地方。他比他的同伴大三岁，但是看起来要年轻很多；他的胡髭刚刚长出来，下巴上有一层薄薄的卷曲的茸毛。在他鲜嫩的小圆脸上，甜甜的褐色眼睛中，突起的漂亮嘴唇边和一双白白的小手上，有着某种孩子似的讨人喜欢的东西，某种诱人而优雅的东西。他全身都焕发出一种幸福愉快的健康气息，一种年轻人的气息——无忧无虑、充满自信、娇生惯养、富于青春魅力的气息。他抬眼、微笑、托腮，这一切动作都像个明知人家都喜欢瞅他几眼的小男孩。他穿一件宽阔的白外套；像件短上衣似的，一条天蓝色纱巾裹住他纤细的头颈，一顶揉皱的草帽扔在他身边的草地上。

与他相比，他的同伴像是个老头儿，看他那不灵便的形体，或许没人会想到，他此刻心中也正充满着喜悦，也感觉良好。他笨拙地躺着，那颗上宽下狭的脑袋笨拙地顶在长长的头颈上；他

的一双手，他的被一件黑色短襟欧式常礼服紧紧裹住的躯体，他那两只膝盖向上抬起，像蜻蜓后腿似的长腿，所有这些身体部位的姿态都显得笨拙。尽管如此，你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在他全身上下的笨拙中流露出一种“君子风度”的印迹。他的面孔不漂亮，甚至有点令你觉得可笑，但却表现着善良和深思的习惯。他名叫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别尔森涅夫；他的同伴，那个淡色头发的年轻人，本姓舒宾，名字和父名是巴维尔·雅科夫里奇。

“你干吗不像我似的，脸朝下躺着？”舒宾说话了。“这样舒服得多，尤其是把脚抬起来，两只鞋后跟撞着的时候——像这样。青草就在你鼻子底下；风景看腻了——你就盯着个大肚皮的小虫子，看它怎么在一根草上爬，或是盯着个蚂蚁，看它怎么奔忙。真的，这样舒服些。可你现在采取的是一种伪古典主义的姿势，简直像个跳芭蕾舞的女演员，斜靠在一块纸糊的背景石头上。你要记住，这会儿你有充分的权利休息一阵子。是说着玩儿的吗？学士毕业生第三名！歇会儿吧，先生；别绷得那么紧啦，让你的胳膊腿儿也舒展舒展！”

舒宾这些话全都是半开玩笑地懒洋洋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娇生惯养的小孩对带糖给他们吃的的朋友都是这么讲话的），他没等回答，又继续说：

“在蚂蚁、甲虫跟别的昆虫先生们身上，顶叫我绝倒的是他们这种惊人的严肃：一副那么郑重其事的面孔，跑来又跑去，真好像他们的生命多么了不起似的！怎么，一个人，创造的君王，万物之灵长，正在瞧着它们，它们却睬也不睬他；或许，还会有只蚊子高踞在创造君王的鼻子上，拿它饱餐一顿呢。这真是耻辱。而从另一方面看，他们的生命又哪点比我们差呢？为什么它们不可以妄自尊大？假如我们可以妄自尊大的话。喂；哲

学家，给我解答这个问题吧！你干吗不说话呀？啊？”

“什么？”别尔森涅夫猛地一怔，说道。

“什么！”舒宾重复他的话。“你的朋友在对你阐述一些深刻的思想，可是你充耳不闻。”

“我在欣赏风景呢，你瞧，这片田野在阳光下闪耀得多么富于热情！”（别尔森涅夫稍稍压低了声音在说话。）

“好一片强烈的色彩，”舒宾轻轻地说。“总而言之，大自然！”

别尔森涅夫摇摇头。

“你应该比我更加赞赏这些才是。这是你的本行：你是个艺术家。”

“非也，阁下；此非我之所长也，阁下。”舒宾反驳说，把帽了扣在后脑勺上。“我是个卖肉的，阁下：我的事儿——是肉，把肉捏出来，肩头，腿脚，手臂，可是这儿既无确定的形式，也无整体的完美，四面八方散开来……看你能捕捉点儿什么吧！”

“但是这里也有美呀，”别尔森涅夫指出。“说起来，你完成你的浮雕啦？”

“哪个浮雕？”

“‘婴儿与山羊’。”

“见鬼去吧！见鬼去吧！见鬼去吧！”舒宾拖长声音喊叫着。“看看真货色，看看老一辈人，看看古代的珍品，我就把自己一钱不值的玩意儿给砸碎啦。你给我指着大自然，说：‘这里也有美呀。’当然，万物之中皆有美，甚至于你的鼻子上也有美，可你不能成天忙着见美就去追呀。老一辈的人——他们才不去追求美呢；是美自个儿进入他们作品的，怎么来的——上帝才知道，或许是，天上掉下来的。老一辈人拥有整个的世界；我们

就不能铺得那么开，手太短啦。我们在一个小小的点上甩下钓鱼竿，就守住不挪窝儿。上钩啦，好哇！可不上钩呢……”

舒宾吐一吐舌头。

“等一会，等一会，”别尔森涅夫反驳说。“你这是奇谈怪论。假如你不能跟美共鸣，不能在无论什么地方见到美都爱它，那么你也就不可能在你的艺术当中把握它。假如一幅美的景色，一支美的乐曲不能对你的灵魂有所倾诉，我想说，假如你不能与它们共鸣……”

“哎呀，你这个共鸣家！”舒宾脱口而出，自己也为这个他所生造的新词发笑了。而别尔森涅夫却在沉思。“不，老弟，”舒宾继续说，“你是个有头脑的人，哲学家，莫斯科大学第三名毕业生，跟你争论太可怕啦，尤其我这个没念完大学的学生，不过我要告诉你：除了我的艺术之外，我所爱的美只在女人……只在女孩子身上，这也是最近以来……”

他翻身向上躺着，两手枕在头下。

几个瞬间在沉默中闪过。正午暑热的寂静笼罩在发出光辉的沉睡着的大地上。

“顺便说说，关于女人的，”舒宾又说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就没有一个女人肯把斯塔霍夫抓在手心里？你在莫斯科见到他没有？”

“没有。”

“老头儿简直疯了，整天整天地坐在他的阿芙古斯金娜·赫里斯季安诺芙娜家里，无聊得要死，可还是坐着不走，两个人眼睛对眼睛瞅着。多么蠢……看起来都恶心，你瞧瞧！上帝赐给这个人怎样的一个家哟。不行，还得要个阿芙古斯金娜·赫里斯季安诺芙娜！我没见过比她那张鸭子面孔更凄惨的东西了！这几天我给她塑了座戏谑像，但丁式的，很不差呢。我拿

给你看看。”

“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胸像呢？”别尔森涅夫问，“有进展吗？”

“不，老弟，没有进展。这张面孔让你没一点办法，一眼望去，线条全那么清晰、严整、端正；似乎不难做到相同。可是又简直不是那么回事儿……看来容易做来难。你注意到没有，她是怎么听人说话的？一根线条也不动一下，只是目光里的表情在不停变化，而随这表情的变化，整个儿体态都在变。你叫一个雕塑家怎么办？而且还是个蹩脚的雕塑家。一个非凡的生命……奇特的生命。”短暂的沉默后，他又添了最后一句。

“是的；她是一个非凡的姑娘。”别尔森涅夫接着还用他的话说。

“而她却是尼古拉·阿尔捷密耶维奇·斯塔霍夫的女儿！有了这个，你又怎么去谈论她的血统、家族呢。而有意思的是，她正是他的女儿，她很像他，也像她母亲，像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我全心全意尊敬安娜·华西里耶芙娜，她是我的恩人呀；但是要想知道她是一只老母鸡。叶琳娜的这个灵魂是打哪儿弄来的呢？是谁燃起了这团火？这又是一个要请你解答的问题，哲学家！”

可是“哲学家”仍旧什么也没有回答，别尔森涅夫一般说没有“多言数穷”的缺点，他说话时显得笨拙，讷讷于口，不必要地舞动着两只手；而这一次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宁静压在他的心灵上，一种类似疲倦、类似忧伤的宁静。他艰苦地工作了很久，每天要干好几个小时，新近才搬出城来住。怡然自得，无所事事，清新的空气，已经达到目标的感觉，跟朋友随心所欲、漫不经心地谈话，忽然间召来的心爱的人儿的形象，所有这些纷乱的而同时也不知为什么是彼此相似的印象在他心中融汇为